



紅燈籠系列

偷

心

淑

女

台灣

花又蝶

偷心淑女

花又蝶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红灯笼系列
偷心淑女
(台湾)花又蝶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1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南台湾的太阳向来是所向无敌的，就连寒冷的气团都无法遮掩住它的热力，所以尽管时序已经进入十二月，高雄市的气温依旧维持在半凉不热的状态中。

康云茶背着大包包，在高雄火车站附近徘徊。

该何去何从呢？

云茶一点概念都没有。

其实她很想学电影里的女主角，在结束了厌倦的工作和生活后，这张机票飞到加勒比海的某个小岛去。

但是皮包里薄薄的一叠千元大钞是她目前所有的财产，压根儿无法支持她做这么疯狂恣意的壮举。

所以她只好晃到火车站，试图在这里找到她人生的另一条道路。

火车站内人来人往，有等车也有等人的，但是好像只有她一个人是一脸茫然的样子。

云茶仰头看着大大的火车时刻表，想在上头看到她未来的方向，但是却只得到了个眼花撩乱的下场。

“台北站松山站……莺歌站桃园站，台东台中……”

她念着数十个地名，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坐哪班车往哪儿去。

“小姐要火车票吗？”突然间，一个两鬓微霜的老先生出现在她身畔，小小声问。

“呀？什么？”云茶被他吓了一跳，“老先生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这边有一张往台北的火车票，你要不要？”他笑呵呵地道，还一边挤眉弄眼。

云茶瞪着他，又呆愣又讶异。

他是黄牛吗？可是怎么有那么老的黄牛呢？

她万分同情地道：“老先生，你这么老了还要做这种工作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你的家人怎么会让你出来抛头露面呢？幸好这几天并不会太冷，要不然你不就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了？”

现代老人乏人奉养的问题真是太严重了，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么多不愿孝顺父母的不肖子孙……

换作是她，早知道儿女那么不孝的话，在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们掐死算了。

老先生看着云茶义愤填膺的模样，唇边的笑意更加扩大。

“所以这张火车票你要喽？”老先生的眼光颇含深意。

可怜、不知道他要卖掉几张火车票才能够换取到生活费？

云茶但觉一股热血往心头上冲，她当下就点点头，接适火车票，“我要！多少钱呢？等等，我拿钱给你喔……”

她低头急急翻出大包包里的皮夹，掏出一张宝贵的千元大钞，就要递给老人——面前空荡荡的，方才站立在身前的老人家已经不见了。

“咦？”她急忙左顾右盼，却只见到来来去去的旅客们。

那位老先生到哪儿去了？

如果不是手里那张薄薄的火车票提醒着她，云茶还真有种作了场白日梦的感觉。

“奇怪，老爷爷不是要卖黄牛票给我吗？怎么又不见了？他该不会是那种有痴呆症，四处买火车票送人的老人家吧？”她紧捏着火车票，有点不放心，“糟了，那不是很容易被骗？”

云茶绕着偌大的车站大厅来回找了找，试图找到那位四处乱发火车票的老人。可是找到她脚都走酸

了，她还是没有见到这老人的半丝踪影。

云茶蹲在地上喘着气，忍不住仔细地端详着那张火车票。

“莒光号，两点二十往台北。现在是——”两点十五分了！云茶跳了起来，本能的冲向月台。

总算总算，总算还是让她赶在铃声响起前跳入火车车厢中。

再怎么说明，她还是没有办法白白糟蹋这一张火车票，尽管它的来源诡异。

云茶扶着门边喘着气、感受到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的震荡。

她照着火车票上的座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在一位穿着高雅，却是面带忧色的女子身旁坐下。

那位女子长得很美，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名门闺秀。瞧她身上合身高级的软缎洋装上有细致颈上的莹亮明珠，再配上纤纤手指头的一枚钻戒……

“小姐，我认识你吗？”那女子轻柔地开口了。

云茶这才发现自己正盯着人家看。

“呃，对不起。”她回过神来，抓紧自己的大包包坐正，“我经常做这种很突兀的事情，对不起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那名女子又恢复了脸上那种茫然无助

的表情，思绪显然陷进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，而且还三不五时夹杂了几声幽幽的叹息。

她很紧张，很烦。

云茶偷看了她几眼，鸡婆兼好管闲事的本性又不自禁跑出来了。

“小姐、你没事吧？”她忍不住开口。

那名女子迷惘地转过头来，“什么？”

“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噢。”

场面寂静了两、三分钟，正当云茶暗骂自己不要再多管闲事骚扰他人时，那名女子突然又开口了。

“事实上，我现在心里很乱。”她睁着水汪汪的双瞳，恳求地道：“你可以陪我说说话吗？”

云茶眼睛一亮，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那名女子松了口气，很高兴能从烦恼中稍稍挣脱出来，“你坐到哪里？”

“台北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台北。你是台北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所以你是去台北玩的？”

云茶考虑了几秒钟，“嗯……也不能说是。其实我是打算替我的人生开启一个新旅程，所以才会跳上火车的。到了台北应该会先找个工作和落脚处吧！”

“我真羡慕你。”那女子一副欣羡至极的神情。

云茶瞪着她，“羡慕我什么？”

“你真自由。”女子低叹。

自由？

“嘿，我们是个民主国家，你也可以享有自由啊！”

云茶笑了。

那名女子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，“你错了，我一点都不自由。”

“呃？”

“我这一生都在别人的安排中度过，我爸妈在的时候被他们绑得牢牢的，我爸妈死了之后，我又得照着他们的指示，投靠他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……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他们！”她倏地捂住脸庞，低低叫道：“天哪！”

“你的父母亲过世了？”云茶感同身受，“你的心情一定很沮丧、很难过。”

“我还活得下去。”那女子呻吟着，泪水已在大眼睛里头打着转儿了，是要我投靠到素未谋面的家庭里去，

那简直比杀了我还痛苦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有亲人朋友投靠总比没有好吧！”云茶想着孤儿出身的自己、她庆幸起来，“我才羡慕呢！”

“羡慕？没有人能了解我的痛苦，身为金丝笼里头的小鸟的痛苦。”她咬着牙说。

“如果你真的不想投靠亲朋好友的话，那你可以坦白向他们讲，让他们明白想法呀！”

她摇摇头，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云茶脑筋一转，“你是不是经济状况不好，没有办法呢？”

那女子撇撇嘴，“我刚才不是说金丝笼吗？我爸妈非常有钱，他们留了一笔遗产给我。”

“那你还担心个什么劲儿？”云茶一点儿也不明白。

那女子气愤起来，“可是荒谬的是那遗嘱里面特别注明，我一定要跟我爸爸几年前的老朋友，也就是纪伯母的儿子结婚，才能使用这笔钱，如果我不嫁给他的话，所有的钱就统统捐给慈善机构！而且遗嘱里面还提到，那是我好……你知道吗？他们居然在二十几年前就指腹为婚，替我订下这门亲事了！当我听到律师宣布遗嘱时，我差点没晕了过去。”

云茶丝毫不掩讶异，“好奇怪。”她还以为只有古代

才有指腹为婚这回事儿咧!

“就是说嘛!我爸妈怎么会立下这种疯狂的遗嘱呢?”她颓然地捧着双颊,手指上的钻戒莹莹发光。

“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不需要那笔遗产,也可以过得挺好的。”云茶指指她一身行当。

“这个?这个能够过多久呢?”她摇摇头,面色凝重地道,“何况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,要我离开他去嫁给那个不知是圆是扁的男人,我死也不愿意。”

“婚姻大事当然是要以自己的幸福为前提,既然你已经有了心爱的人,那你还担心什么?”云茶微笑地看着她,“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共同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的。”

“谢谢你,但是我还是需要我爸妈的遗产。”她痛苦地呻吟着,“可是我该怎么做?”

“你爸妈那位世交是怎么说的?”

“在我打电话向纪伯母证实这件事之后,听她的口气,好像也是十分赞同那个荒谬的遗嘱……天哪!这是什么世界呀!什么诡异的遗嘱跟诡异的朋友……”她极度困扰。

“你要不要再跟他们谈一谈?”

“谈什么?”

“商量一下呀！对于这件事情，他们打算怎么解决？难道那位纪伯母的儿子也答应这件婚事吗？我实在无法想像在这个年代上还有人有这种古老的婚盟观念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想法，但是，那是我的钱，我的幸福呀！”她气愤极了。

“那你的男朋友怎么说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这件事，他一定会气疯了。”

云茶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我还是觉得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幸福比较重要还是金钱比较重要。”

“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我两者都需要！”

云茶认真地想了想，“可是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，如果各自都有一份工作的话，那日子就很好过啦！”

“你要我去工作？”女子惊恐地看着她，那模样就好像看到了酷斯拉坐在旁边一样。“开什么玩笑？我从来没有工作过。”

“工作是很好玩的，你难道不想试试看？”

“我不会。”她斩钉截铁地答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工作。”

真不愧是养在金丝笼里的鸟，连怎么飞都忘记了。

云茶瞅着她，有点头痛，“那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刚刚是预备怎么办？你说你要到台北去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事实上，我想在半路下车。”

“啥？”云茶瞠目，“那你“未婚夫”那边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虽然告诉他们我要坐两点二十的火车，但是我并没有预定让他们接到我……”她想了想，“事实上，我现在还在考虑我该不该面对他们。”

云茶突然间觉得头好晕；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事情？

“那你现在觉得呢？”

“我不要去台北，可是我又怕弄砸了这一切，也怕遗产全部报销了。”她矛盾地蹙着眉，“我该怎么办？我会怕呀”

“让你男朋友和你一起面对这个问题会好一点。”

云茶建议，“毕竟你是他的女朋友。”

任何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男人都应该这么做的，这才是男人！

那女子吃惊地看着她，“我不能。”

“你不能？”不能是什么意思？

“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刚刚说过了，他会气疯的。”她怯怯地道。

云茶头疼地捂着额，“好乱。”

那女子叹了好几口长气，后来像想到了什么似地，
“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康云茶。你呢？”“我叫方羽兰。”她伸出手来，“不过我的朋友都叫我小兰。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“我也是，虽然情况有点复杂。”云茶同情地看着她。

羽兰虚弱地笑了笑，“我明白。可是我真的很困扰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如果你不想当面讲的话，或者可以写封信说明？”
云茶好心地替她出点子。

“可是我没有勇气，也不知该从何写起。”羽兰羡慕地看着她，“云茶，如果我有你一半的勇敢就好了。”

“我哪有勇敢？”她一愣。

“有的。你很有自己的意见，也很有自己的见地。你刚才还说你是到台北开始一段新旅程……你怎么能够这么勇敢呢？”

这个恐怕跟勇敢没啥关系，而是我不得不去流浪，

去开始新的生活。”她微笑，“我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当然得替自己打算喽。”

“真是太美妙了。”羽兰情不自禁地用英语低赞一声。

“什么？”云茶愣了愣。“噢，抱歉，在美国住久了就是这样，我有时候会忘记。”羽兰微带歉意地道。

“你在美国住过？”

“我们家在美国。”她神色黯然，“或者说，曾经在美国。”

“所以？”云茶真是越听越迷糊了。

她睨了云茶一眼，“我这次回台湾就是来投靠纪伯母的，不过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干脆回美国算了，因为我的男朋友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儿。”

“你从美国回来？”难怪就是有种不一样的气质。

但是……

“既然是从美国回来，你为什么会是在高雄搭火车？国际航班不是大部分都飞到桃园中正机场吗？”她得承认，她的智商恐怕没有办法跟上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。

“我已经回台湾两、三天了，我是先到高雄去找以前的国小同学，才会耽搁了几天才回台北。”羽兰缓缓

解释。

云茶吁了口气,有点不好意思,“对不起,我好像有点太鸡婆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其实我觉得跟你一见如故,好像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很久了……”羽兰露出微笑,“其实我才要感到羞愧呢!居然拿自己的困扰来麻烦你,害得你也跟着我伤脑筋。”

“哪里,这也算是难得的缘分嘛!”云茶搔搔头,热切地笑道,“如果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,请你一定要告诉我,我很乐意帮你的忙。”

羽兰眼睛一亮,“谢谢你,你真是太好了,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感激你才好。”“别客气。”云茶咧嘴一笑。

羽兰突然握住她的手,急急地要求:“云茶,那你现在可以帮我一件事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是什么?”

羽兰喘着气,脸颊因兴奋而发红。“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的困难。”

“什么办法?”云茶也跟着开心起来。

“你这么能言善道,而且这样勇敢,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一切?”

“办法?”云茶一点都听不出她所谓的“办法”是什

么。

羽兰眼眸洋溢着喜悦与恳求的光彩，“求求你，你帮我去面对纪伯母，帮我告诉她的儿子，说我已经有了男朋友，可是我又不能没有我爸妈的遗产，所以请他签一份文件声明他放弃和我结婚……要不然就是说服他签一份假结婚的证明文件，让我可以拿给我爸妈的律师看，然后我就可以拿到我的钱了。”

“我去说？”云茶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万分愕然。

“你不愿意帮我吗？”羽兰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般，整个小脸都黯淡了下来。

云茶为难地抓抓头发，“我不是不愿帮你，可是这样好像有点，好像有点奇怪，也好像有点不妥。”

“你不能帮我？”羽兰眼圈一红，低低哀叫道：“老天，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云茶瞬间觉得愧疚得要命！

她轻轻地拍拍羽兰的背，有点犹豫地道：“其实……这个方法也不是不可以啦！只是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？”

羽兰倏然抬头，眸中再次燃起希望，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我是怕搞砸了，要不然我当然愿意帮你。”云茶仔细想了想，认真地问：“你确定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可是